皇清經解續編

ロ二 12
698
254

齊詩遺說攷四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國風四

秦風

詩推度災曰秦天宿白虎氣主元武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膞白色秀身律中南呂四字从北堂書鈔增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淸以揚注膞明也落消切藝文類聚三太平御覽二十四

案北堂書鈔引詩緯作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與此微異

漢書地理志秦地東井輿鬼之分墜也於禹貢時跨雍涼二

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車轔

有車轔轔有馬白顛

易林大畜之離延陵適晉觀樂太史車轔白顛知秦興起卒兼其國一統爲主坎之剝旅之泰同補

漢書地理志集注車轔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轔轔有馬白顛補

喬樅謹案師古所引車轔及四載小戎諸詩皆襲舊注齊詩之說故字多與毛不同毛詩車鄰釋文鄭本又作轔鄰蓋轔之假借三家今文皆用轔字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

易林咸之震君子季姬並坐鼓簧補

四載

四載孔阜六轡在手

輜車鸞鑣載猃狁獯

漢書地理志集注四載美襄公田狩也其詩曰四載孔阜六轡在手補

喬樅謹案四載毛詩作駟鐵猃狁毛詩作歇驕說文馬部驖馬赤黑色詩曰四驖孔阜尒疋狗屬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

是齊詩四載爲駟驖之假借毛詩歊驕又爲猗驕之假借詩
釋文歊驕本又作猗驕者三家詩今文也
班固東都賦覽駟鐵補
喬樅謹案班氏用齊詩當本作四載與地理志文同此作駟
鐵者後人順毛所改也
小戎
小戎俴收五梁輈
文茵暢轂駕我騏舲
漢書地理志集注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
俴收五梁輈文茵暢轂駕我騏舲補
易林遯之益五梁解墮頓輈獨宿補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禮記聘義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鄭注言我也補
在其板屋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故秦詩曰
在其板屋師古曰小戎之詩言襄公出征則婦人居板屋之
中而念其君子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漢書地理志集注小戎詩曰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補
竹秘緄縢
儀禮既夕禮鄭注秘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
之詩云竹秘緄縢補

又士喪禮鄭注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補

喬樅謹案柲毛詩作閉釋文云本一作鞸攷周禮弓人注引詩正作鞸鞸與柲字通作閉者古文之假借詩我思不閟及閟宮有侐毛傳皆訓閟爲閉大元經眾豹騰其柲注亦訓柲爲閉柲閉一聲之轉義並展轉相通也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詩氾麻楹曰蒹葭秋水其思涼猶秦西氣之變乎說郛補

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凝爲霜宋均曰白露行露也陽終陰用事故曰白露凝爲霜也太平御覽十二事類賦天部

終南

終南何有

班固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補

壽考不忘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壽考不忘補

喬樅謹案忘毛詩作亡古文假借字

黃鳥

漢書匡衡疏曰秦穆貴信士多從死

漢書敘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補

喬樅謹案史記秦本紀言繆公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人子輿氏三良亦在其中是其殉葬之多也

易林困之大壯子輿失勞黃鳥哀作補

又革之小畜子車鍼虎善人危殆黃鳥悲鳴傷國无輔補

子車鍼虎見上

晨風

易林小畜之革晨風之翰大舉就溫補

又豫之咸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雄雌相和不憂危殆補

喬樅謹案鴥彼晨風毛傳云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鴥韓詩作鴪鴪亦疾也木華海賦云鴪如驚鳧之失侶是也鴥爲疾飛故以大舉言之溫與蘊通當爲鬱之段借雲漢詩溫隆蟲蟲正義云定本作蘊釋文云韓詩作鬱可證也此詩鬱彼北林周官函人注引作宛彼北林宛與菀同亦鬱之段借疑齊詩異文作溫彼北林故易林言大舉就溫又言隨時就温就猶集也就溫者猶國語晉語云集菀耳又按魏曹丕詩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卽用此詩語詞意與易林雄雌相和之說相合其義皆本之齊詩

無衣

與子同襗

班固北征頌寒不施襗補

喬樅謹案毛詩與子同澤傳訓爲潤澤鄭箋作襗云襗褻衣近污垢蓋據齊詩之文孟堅頌正用齊詩襗字廣雅釋器云襗長襦也釋名釋衣服云襦褍也言溫煖也又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衣袍襗是褻服故以近污垢言之

說文訓釋爲袴別爲一說陸孔並引以證鄭未合

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山西天水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俗修習戰備高尚勇力鞏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刺用兵也君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今據孟堅語則齊詩說不以無衣爲刺矣皆地理志引作偕蓋後人從毛改之

陳風

詩推度災曰陳天宿大角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太平御覽十八

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文選秋胡詩李注

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文選笙賦注

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又曰陳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案此與匡衡語合益足證班志之言爲本齊詩也鄭君詩譜亦据而用之

詩陳譜曰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補

漢書古今人表太姬武王女張晏曰太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補

宛丘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漢書匡衡疏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祀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喬樅謹案張晏注是用齊詩晏生漢魏之祭齊詩具存也

漢書地理志集注鷺鳥之羽以爲翿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無冬無夏言其恒也補

喬樅謹案毛敘言刺幽公遊蕩無度不云鼓舞以事神也師古此注以值翿爲事神之舞必舊注所据齊詩之說而師古襲用其義耳

坎其擊缶

鹽鐵論散不足篇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集注東門陳國之東門也枌白榆也栩柞也子仲陳大夫之氏也婆娑舞貌也言於枌栩之下歌舞以娛神

也補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亦襲舊說齊詩之義毛叙以是詩爲疾亂言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無娛神之事也

衡門

易林咸之需八年多悔耕后不富衡門屢空使士失意補

可以栖遲

班固叙傳栖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補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易林復之咸齊姜宋子婚姻孔喜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易林革之訟臨河求鯉燕婉笑弭補

東門之楊

其葉牂牂

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楊其葉牂牂旅之兌同補

喬樅謹案牂牂毛詩作胖胖尒疋釋詁牂大也胖字卽牂字之假借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易林大畜之小畜配合相迎利之四鄉昏以爲期明星煌煌益之謙同補

棘林

易林睽之萃繼體守藩縱欲廢賢君臣淫佚夏氏失身補

又巽之盬平國不君夏氏作亂烏號竊發靈公殞命臨之晉同補

會風

詩推度災曰檜天帝招搖乙巳占

漢書地理志濟洛河潁之閒子男之國號會爲大恃勢與險

密侈貪冒師古曰會讀曰鄶字或作檜檜國在豫州外方之北榮播之南溱洧之閒妘姓之國

喬樅謹案說文云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溱洧之閒鄭滅之從邑會聲又云會合也方言注會兩水合處也攷水經洧水東過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又云溱水南入於洧水鄶地居溱洧之閒二水合流故以會名國作檜者假借字耳師古注與詩譜同益亦齊詩之遺說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易林渙之乾焱風忽起車馳揭揭棄古追思失其和節憂心慘慘睽之大過需之小過同補

後漢書郎顗上封事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補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亨煮也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補

曹風

詩推度災曰曹天帝弧張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

急藝文類聚三十太平御覽二十一

案詩經類攷引夏作冬疑譌勁急作勁險經義攷引作其聲清以激

漢書地理志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昔堯所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

重厚多君子好嫁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蜉蝣

漢書古今人表曹昭公班釐公子作詩補

喬樅謹案詩譜曹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毛詩敘以蜉蝣爲刺昭公與齊詩說同

麻衣如雪

儀禮喪服傳鄭注詩麻衣如雪補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禮記表記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說猶舍息也是讀說爲稅字與記注義異記注用齊詩而箋則從毛氏也

候人

荷戈與綴

禮記樂記鄭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詩云荷戈與綴補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云今按詩荷戈與祋不同者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韓詩唐時尚存陸氏釋文於毛詩祋下

不言韓詩異字則作綴者非韓詩也此樂記注是據齊詩之文崔集注本亦作綴馬瑞辰曰說文祋及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按或說亦立表之意當卽本三家詩

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鄭注鵜鵜鵁鶄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補

喬樅謹案彼記毛詩作彼其與齊詩文異鄭君此注亦据齊詩爲解故義與詩箋不同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易林履之恒潼溶薈蔚膚寸來會津液下降流潦滂沛坤之恒畧

同補

婉兮孌兮

漢書敘傳婉孌董公補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大戴禮勸學篇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補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緇衣篇引詩惟兮字作也微異耳鄭君詩箋云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胡承珙曰緇衣篇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其末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

如一尤有明證今按箋說正用齊詩爲解與易林執一無尤說合

易林乾之蒙鵱鴂鳲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福 補

又隨之小過慈烏鳲鳩執一無尤寢門內治君子悅喜 補

又夬之家人鳲鳩七子均而不殆 補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禮記經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補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緇衣篇引詩其儀不忒二句又見大學篇引詩

下泉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易林蠱之歸妹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 賈妬同 補之

喬樅謹案何楷世本古義據易林謂此詩當爲曹人美晉荀躒納敬王於成周而作其說以自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爲十年無王左傳天王使告於晉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甥舅不遑啟處于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與易林十年無王合又以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卽此詩下泉鄀伯卽荀躒也荀卽鄀國之後去邑稱荀也稱荀伯者左傳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卽荀躒荀伯猶知伯也美荀躒而詩列曹風者昭二十五年

晉人爲黃父之會謀王室具成人二十七年會扈令戍周三十二年城成周曹人蓋皆與焉故曹人歌其事也馬瑞辰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於城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孔氏廣森以爲稱成周不稱京師者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此詩念彼周京似王新遷成周追念故京師王室之詞自是以後諸侯不復勤王故列國風詩終於此亦可爲何氏增一證也

幽風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又曰昔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卑酆武王治鎬

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禮記月令鄭注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爲寒益至也補

漢書律厤志詩曰七月流火補

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喬樅謹案止毛韓詩作趾與齊詩文不同止趾古今文之異

儀禮士昏禮北止注云古文止作趾左氏桓十三年傳舉趾

高五行志引作止易肚于前趾艮其趾釋文云荀本作止

春日載陽

易林同人之大過春日載陽補

四月秀葽

漢書禮樂志豐草葽孟康曰葽音四月秀葽之葽盛貌也補

喬樅謹案秀葽下脫之字今爲補入說文引劉向說以葽爲

苦葽中壘用魯詩訓孟康此注解葽爲盛貌從齊詩也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易林晉之歸妹獻豜及豵以樂成功補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

易林晉之歸妹獻豜及豵以樂成功補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於壄冬則畢入於邑詩曰十月蟋

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

寇賊習禮文也師古曰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

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曰與齊詩文異聿曰並訓爲辭古多通

用毛詩角弓見晛曰消魯韓同作聿抑曰喪厥國韓詩作聿

大明曰嬪于京尒疋注作聿是三家文多以聿爲曰也

六月莎鷄振羽

易林既濟之臨莎鷄振羽補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記月令鄭注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

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補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行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補

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禮記王制鄭注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補

喬樅謹案早毛詩作蚤攷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毛詩古文假蚤爲早三家今文皆用早字呂覽仲春紀高誘注引詩與鄭君記注同可證也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

禮記月令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補

喬樅謹案周官籥章有豳詩豳雅豳頌之文禮家以七月一篇爲備風雅頌故言齊詩者據以爲說鄭君此注即用其義毛詩箋分首章二章爲豳風三章至六章爲豳雅七章八章爲豳頌亦從齊說也受福毛詩作萬壽文與齊異

易林需之鼎斯饗羔羊補

鴟鴞

易林坤之遯鴟鴞破釜沖人危殆賴且忠德轉禍爲福傾危復立否之蠱隨之井革之歸妹同補

喬樅謹案沖人坤之遯隨之井並作邦人然作沖人於義爲

長

又大畜之蹇鷓鴣鴟鴞治成遇灾綏德安家周公勤勞噬嗑之漸

罍同
補

東山

易林屯之升東山拯亂處婦思夫勞我君子役無休止補

喬樅謹案東山爲周公東征之詩東山者奄之東山也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與詩鴟鴞破斧東山三篇情事正合易林以鴟鴞破斧連言疑齊詩篇次破斧在東山之前與毛不同破斧詩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也馬瑞辰曰周公東征不一國所居亦不一地而居奄爲多孟子書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當從武億說以周公相武王誅紂作一讀伐奄三年討其君作一讀伐奄三年與此詩東征三年合其證一也逸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爲亂其證二也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是三監之叛奄實倡之其證三也說文郇周公所誅在魯左傳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續漢書郡國志以魯爲古奄國是魯地卽奄地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無道國其證四也孟子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而詩亦曰我徂東山閟氏四書釋地云費縣西北蒙山居魯四境之東一曰東山是東山卽蒙山其證五也奄

爲東方大國周公雖東征而定之詩其君未能滅其國故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又踐奄而遷之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是其事也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

易林家人之頤東山辭家處婦思夫伊威盈室長股嬴戶歎我君子役日未已補

婦嘆于室

易林大過之損處子嘆室補

親結其褵

馬援誡兄子書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補

喬樅謹案褵毛詩作縭文選注五十六及六十兩引毛詩親結其縭字並從衣作褵縭褵古今字之異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縭釋文云縭本作褵

破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匡

易林井之小畜東行逃職征討不服補

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何休曰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補

喬樅謹案公羊家爲齊學此說當爲齊詩之義邵公引詩與白虎通巡狩篇合是據魯詩文皇齊詩作匡見詩攷引董氏說

後漢書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李賢注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補

喬樅謹案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是周公所征國不止管蔡商奄詩云四國者舉重而言耳劉向校錄言孫卿至齊善詩禮易春秋最爲老師三爲祭酒焉故齊詩之說亦有本於荀子者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注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 補

九罭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喬樅謹案損之蹇漸之否剝之升中孚之同人並無第三句

狼跋

狼跋其胡載踬其尾

鹽鐵論鍼后篇狼跋其胡載踬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

狹耳 補

易林震之恒老狼白獹長尾大胡前顛後躓无有利得岐人

悅喜 補

喬樅謹案睽之需蹇之剝末句作進退遇崇與此小異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二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五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小雅一

禮記樂記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補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初學記二十一

喬樅謹案此語說郛載易坤靈圖疑誤太平御覽六百九十

學紀聞三並引作推度災與初學記同可證也

詩氾厤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毛詩正義一

又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孔穎達曰亥爲

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
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同上
喬樅謹案革政舊譌作改正神舊譌作辰今並據郎顗傳訂
正四始五際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又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
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後漢書郎顗傳集注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曰詩內傳曰五
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也

喬樅謹案臧氏鏞云孟康引詩內傳當是齊詩內傳班志雖
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可證齊詩有內傳矣後
漢書郎顗傳注引作韓詩外傳蓋卽齊詩內傳之誤臧說是
也葢文志載齊詩后氏故二十卷齊詩后氏傳三十九卷后
氏故傳卽本諸轅生也
後漢書郎顗條便宜七事曰臣伏惟漢興呂來三百三十九
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厤樞曰
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
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臣以爲戌仲已竟
來年入季仲終季始厤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李
賢曰基當作期謂以三期之法推之也宋均注云神陽氣君

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喬樅謹案程氏易疇云詩正義引氾歷樞辰在天門而釋之
曰亥又爲天門疑不能明其義攷後漢書郎顗傳引詩氾歷
樞及注引宋均云云始知辰字是神之譌困學紀聞所採已
是譌本故不引孔氏亥爲天門之語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
而不知其爲譌字也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姨
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可與宋均乾據天門之說相發
明又翼奉傳注孟康引詩傳於卯酉午亥外加戌爲五際又
與天門戌亥之說脗合喬樅謂詩正義亥又爲天門句當作
戌亥之間又爲天門文義始足詩三暮之法詳見齊詩翼氏
學疏證

顗又上書曰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
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
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豈可
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易林革之賁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補
又困之革申酉敗時陰慝萌作補
又姤之歸妹將戌擊亥陽藏不起君子散亂大上危殆補
又巽之比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補
喬樅謹案易林此語皆與詩緯及郎顗說合
又噬嗑之坤甲戌己庚隨時運行不失常節咸逢出生各樂
其類達性任情補

喬樅謹案此與翼奉齊詩說五性六情義同

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後漢書張純傳補

詩緯曰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贊索隱補

鹽鐵論詔聖篇王道衰而詩刺彰補

班固兩都賦序昔成康没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補

漢書禮樂志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

又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喬樅謹案怨刺之詩起古今人表以爲在懿王時

鹿鳴

儀禮鄉飲酒鄭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補

喬樅謹案魯詩說以鹿鳴爲刺司馬遷淮南子王符蔡邕高誘並據而用之鄭君注禮用齊詩故解與諸家不同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取其上下相和厚補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鄭駮五經異義曰此詩之意言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芩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補

喬樅謹案詩正義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據鄭駁異義云云是君召臣明矣孔氏所引或說卽鄭所駁之異義也許君五經異義蓋據魯說王逸楚詞章句云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蔡邕琴操亦云傷時在位之人不能是魯說或以鹿鳴爲喻羣臣相呼以成君禮鄭用齊說故據以駁許君耳

易林師之比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饑乏（同人之蹇明夷之蹇盖之恒同補）

喬樅謹案同人之蹇末句作不離邦域

又升之乾白鹿呦鳴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補）

鹽鐵論散不足篇鼓瑟吹笙（補）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以周行爲周之列位義與此異禮注據齊說而詩箋又用魯訓也魯說以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故歌詩以感之庶幾可復言欲維賢是用置於周之列位也語見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示民不恍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

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旣來示我以

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 補

喬樅謹案燕禮及大射儀注與此同毛詩示作視箋云視古示字知三家今文皆作示民不恍孔疏云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云示民不愉薄也是服用三家今文作示之證

以宴樂嘉賓之心

鹽鐵論刺復篇無鹿鳴之樂賢又曰殆非鹿鳴之所樂賢也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其說鹿鳴詩無刺辭殆亦用齊義與

四牡

詩氾厤樞曰四牡在寅木始也

儀禮鄉飲酒鄭注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勤苦王事念及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 補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禮記少儀鄭注匪讀如四牡騑騑 補

漢書地理志詩周道郁夷 補

喬樅謹案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如此師古注云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喬樅謂韓字是齊之誤攷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韓詩曰周道威夷辟君曰威夷險也金谷集詩秋胡詩石闕

銘注並同又天台賦注引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據諸所引是韓詩作威夷不作郁夷班志引詩以證郁夷此據齊詩之文如引齊詩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可證非用韓詩也師古襲舊注之語謂齊詩作郁夷而轉寫誤作韓詩耳臧氏琳經義雜記以作郁夷者爲魯詩其說無據

易林旅之漸𨑨遹四牡思歸念母王事靡盬不得安處渙之復同

補

喬樅謹案𨑨遹即倭遲與郁夷威夷皆一聲之轉焦氏𨑨遹四牡之語蓋本齊故以𨑨遹爲郁夷之訓義歟

是用作歌

漢書敘傳民用作歌補

皇皇者華

儀禮鄉飲酒鄭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補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棠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禮記中庸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補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釋文云湛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是三家今文並作耽字帑毛詩釋文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

爲妻帑字今讀音孥禮記釋文云帑本又作孥

鹽鐵論取下篇妻子好合補

伐木

易林訟之解伐木思初不利動搖補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易林坤之比出自幽谷飛上喬木同人之坎同補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易林夬之震君明臣賢鳴求其友顯德之政可以履事補

神之聽之

班固答賓戲文神之聽之

醹酒有醑

後漢書馬援傳擊牛醹酒補

喬樅謹案玉篇卯部奠酒之美也詩云醹酒有奠奠亦作醑又酉部醑美貌亦作奠顧野王以詩亦作醑字是據魯齊之異文毛詩醹酒有奠釋文不言韓詩字異蓋與毛同作奠也廣韻八語云醑酒之美也亦作奠語卽本玉篇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易林訟之井大壯肥牡惠我諸舅內外和睦不憂飢渴補

無酒酤我

漢書食貨志詩云無酒酤我補

喬樅謹案志載魯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魯匡說以酤爲買與毛傳酒一宿爲酤義異鄭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亦據三家之義改毛也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漢書宣帝紀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或禁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鬬乾餱之事爲過惡也補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與毛詩傳箋不同蓋襲舊說之文

又辟宣上疏曰是故鄉黨鬬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補

喬樅謹案辟宣之辭與孝宣詔書合攷贛君爲東海郯人與后蒼同邑其所習當爲齊詩孝宣受詩東海澓中翁亦當爲齊學故述此詩大旨相同也

天保

詩氾厤樞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卯天保也

吉圭爲饎

儀禮士虞禮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

喬樅謹案周官蜡氏注云鬻讀如詩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
賈疏云毛詩潔鬻爲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攷毛詩作吉鬻
爲饎傳云吉善鬻絜也賈疏引作潔鬻潔字乃吉之譌文又
大戴禮諸侯遷廟篇盧辯注引詩誤同
矧祠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王制鄭注詩小雅曰矧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
宗廟之名補
采薇
易林睽之小過采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補
喬樅謹案易林咸之渙云上下促急君子免憂與此詞意不
同攷漢書匈奴傳言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

作疾而刺之班書皆據齊詩易林所云上下促急君子懷憂
者亦據齊詩之說其咸之渙文或轉寫舛誤耳
靡室靡家獫允之故
豈不日戒獫允孔棘
漢書匈奴傳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
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
戒獫允孔棘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曰戒音越又人栗反校勘記云唐石經
初刻作曰後改曰作日非也箋云豈不曰相警戒乎誠曰相
警戒也鄭意是曰字喬樅謂毛本或作曰三家實作日師古
漢書注云豈不日日相警戒乎以日日釋日字是其顯證也

獫允毛詩作玁狁釋文云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

古今人表懿王穆王子詩作師古曰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補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鹽鐵論備胡篇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今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

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補

喬樅謹案莫之我哀毛詩作莫知我哀

出車

漢書匈奴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補

喬樅謹案毛敘以采薇出車杕杜並爲文王詩齊魯以采薇爲懿王詩出車爲宣王詩義各不同漢書古今人表以怨刺詩爲懿王時又以南中與召虎方叔張中列第三等次周宣王世皆據齊詩之說

僕夫況悴

易林大過之損過時歷月役夫憔悴 補

喬樅謹案毛詩僕夫況瘁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釋文云瘁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

出車彭彭

城彼朔方赫赫南中玁允于攘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南中列上之下次周宣王世毛詩中作仲

鹽鐵論繇役篇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强暴也 補

漢書衞青傳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彭彭衆車聲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玁允也 補

喬樅謹案詩箋云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師古匈傳注言玁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與詩箋義異蓋用舊注之說本三家詩義也

漢書敘傳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

喬樅謹案攘毛詩作襄齊詩與毛字異陸氏釋文云襄本或作攘謂三家之文也

雨雪載塗

易林復之蠱雨雪載塗 補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鹽鐵論論誹篇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補

執訊獲醜

漢書衞青傳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補

禮記王制鄭注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補

杕杜

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積之思痛于骨臆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補

喬樅謹案據鹽鐵論是齊詩之說以杕杜及采薇同爲刺詩與毛敘杕杜勤歸之義迥異矣

日月陽止

董仲舒雨雹對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嫌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西京雜記補

期誓不至而多爲恤

易林益之鼎期誓不至室人銜恤補

喬樅謹案期誓毛詩作期逝傳云逝往也文與齊異

魚麗

儀禮鄉飲酒鄭注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物多酒旨所以優賢也補

君子有酒旨且多
物其多矣
喬樅謹案儀禮釋文麗本或作離麗離古通物多酒旨義見
前
易林睽之小過魚麗思初補
喬樅謹案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而焦氏以爲思初者按鄭
志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魚麗思初蓋誦
古之篇非造之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儀禮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鄭注
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
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
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
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
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
五篇而已此其信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
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君云此
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編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賈氏禮疏云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知必戰國及秦之世者以子夏作序具序三篇之義明其詩見在毛公之時亡其辭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

由庚

儀禮鄉飲酒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六者皆小雅篇也由庚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補

喬樅謹案賈氏疏曰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毛續序義與南陔白華華黍同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時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也陸氏詩釋文云此三篇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喬樅謂據儀禮笙間篇第分先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邱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與六月詩序合知孔子編詩之時其次第本然毛公以其辭亡使笙間三篇各相從爲類故鄭君謂非孔子之舊也今依儀禮爲編次之如此

南有嘉魚

詩氾麻樞曰嘉魚在已火始也

儀禮鄉飲酒鄭注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能以禮不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補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易林離之中孚南有嘉魚駕黃取遊魴鱮詶詶利來无憂暌之泰同補

喬樅謹案易林困之晉遊作鰷鱮作鯉詶詶作瀰瀰文有小異又說文魚部云烝然鱮鱮从魚卓聲罩作鱮亦三家之異文式燕魯詩作式宴見列女傳據鄭注言與之燕樂字作燕則知齊詩文與毛同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纍本亦作藟據鄭注言賢者纍蔓而歸之是齊詩文不從艸作藟

崇邱說見前

南山有臺

儀禮鄉飲酒鄭注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補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易林復之賁使君壽考南山多福補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喬縱謹案鄭君儀禮注言又欲其名德之長謂此□□□□
不已是也

由儀說見前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易林晉之大有蓼蕭露瀼君子龍光鳴鸞噰噰福祿來同恒之蹇同補

壽考不忘

易林晉之蠱壽考不忘補

喬縱謹案此句又見漢書禮樂志

和鸞噰噰萬福攸同見上易林

喬縱謹案噰噰毛詩作雝雝賈誼新書容經引詩作和鸞噰噰與焦氏易林合是魯齊文同

湛露

易林屯之鼎湛露之歡三爵畢恩訟之恆同人之離同補

又訟之既濟白雉羣雊慕德貢朝湛露之恩使我得懽補

喬縱謹案毛敘以湛露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三家之說蓋與毛同

六月

漢書匈奴傳宣王興師命將征伐獫允詩人美大其功補

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易林益之井六月騤騤各欲有望專征未壯俟待旦明補

喬樅謹案蹇之小過文與此同惟後二句云後來未壯候待旦明未裝疑束裝之譌出車詩文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箋言召御未使裝載物而往是謂載爲裝也太元元錯云裝候時與易林東裝候時語意正同

玁允孔熾我是用戒

鹽鐵論繇役篇詩云玁允孔熾我是用戒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補

喬樅謹案毛詩我是用急鹽鐵論作戒蓋齊詩之文與毛氏異盧氏文弨云戒當作愾是也考爾雅釋言愾急也愾之音義亦與棘通素冠棘人欒欒兮毛傳棘急也崔靈恩集注作戒人是其證也郝氏懿行云愾者心之急也愾通作戒又通作革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蒼頡篇云革戒也戒卽愾字之省

玁允匪度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易林未濟之睽玁狁匪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補

喬樅謹案匪度毛詩作匪茹箋云度也益用齊詩申毛之義易林末句本又作衰及夷王考後漢書西羌傳云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夷王爲懿王孫懿王之世玁狁已內侵中國其後益熾遂整居焦穫之地夷王雖亦命將率師而於玁狁之戎未能攘逐詩言玁

玁匪度云云葢歷溯前事見其恣爲寇亂已久也

漢書匈奴傳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蝨之螫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補

班固燕然山銘元戎輕武補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鹽鐵論繇役篇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補

漢書敘傳薄伐玁狁恢我朔邊

喬樅謹案薄伐玁狁二句又見衞青傳引詩

文武吉甫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

飲御諸友炰鱉膾鯉

易林豫之萃飲御諸友所求大得小畜之大過同補

易林賁之頤炰鱉膾鯉補

張中孝友

易林離之坎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小過之未濟同補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張中列上下次周宣王世毛詩作張仲

中仲古字通用

又小過之未濟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季叔孝友飲酒補

喬樅謹案歐陽集古錄辭氏鐘鼎款識竝載有張仲簋銘五

十一字其文曰用饗大正歆王賓饌具召飲張仲受無疆福
諸友飧飲具飽張仲畀壽馬瑞辰曰簋銘言諸友與詩飲御
諸友合簋蓋因此時得與燕飲作也易林云張仲季叔孝友
飲酒蓋以詩言諸友當時叔季皆在詩特言張仲以該叔季
也廣韻云張姓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網羅世掌
其職後因氏焉此張受姓之始也

采芑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詩汜麻櫪曰午采芑也

鹽鐵論未通篇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
戎事五十以上血脉益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故商師若茶周師若鳥補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
還兵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
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白虎通用魯詩是魯韓說
同此云二十與戎事據齊詩之說與魯韓義異

漢書李廣蘇建傳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補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方叔列上下在第三等

車攻

易林履之夬吉日車攻田弋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補

喬樅謹案鼎之隨第三句作反行飲至

班固東都賦嘉車攻 補
四牡孔阜東有圃草駕言行狩
易林解之吞鳴鸞四牡駕出行狩合格有獲獻公飲酒 補
班固東都賦豐圃草以鏕獸 補
決拾既次
儀禮鄉射鄭注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
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
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又士喪禮鄭注決猶闓也挾
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依 補
喬樅謹案周官繕人注引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
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

謂韝扞也鄭仲師兼傳毛詩而周官解詁所引詩決作抉依
作次與毛詩文異則注周官時尚用三家之詩也毛傳訓依
爲利鄭箋云依謂相次此是據三家之說以改毛義陸氏詩
釋文夾本又作決或作抉同古穴反依音次說文子利反云
便利也說文蓋从毛傳鄭君禮注引詩當本作次字後人轉
寫乃從毛作依耳
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禮記緇衣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鄭注允信也展誠也
補
吉日
班固東都賦采吉日 補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喬樅謹案翼氏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六情者謂公正寬大廉貞陰賊貪狠姦邪也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伾伾俟俟

說文人部俟大也从人矣聲詩曰伾伾俟俟 補

喬樅謹案毛詩儦儦俟俟韓詩作駪駪駿駿見文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薛君章句乎子用魯詩據西京賦羣獸駪駿之語是魯詩文與韓同說文所引蓋據齊詩之文也毛詩釋文儦本作麃又作爂趨也廣雅云行也儦伾一聲之轉故古人通借用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二終

善化劉鐸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小雅二

鴻雁

詩氾厤樞曰鴻雁在申金始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漢書蕭望之議曰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一也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庭燎

易林頤之損庭燎夜明追古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戾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宣王嘗夜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宣王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宣王中年怠政而庭燎詩作脫簪之諫當在此際宣王感悟能復勵精圖治所以爲中興賢主也又剌之大有第二句作追嗣日光

鶴鳴

易林師之艮鶴鳴九皐避世隱居抱道守貞竟不隨時補

鶴鳴于九皐

易林无妄之解鶴鳴九皐處子失時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易林明夷卦他山之錯與珍爲仇婦妹之頤同補

祈父

詩氾麻樞曰酉祈父也

易林謙之歸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已傷不及母小過之離同補

子王之爪牙

漢書敘傳爪牙信布腹心艮平補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易林坤之巽白駒生芻猗猗盛姝補

班固西都賦幽林穹谷補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在彼穹谷爲證然孟堅是用齊詩之文穹谷毛作空谷字與齊韓不同

黃鳥

易林乾之坎黃鳥來集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國補

喬樅謹案此詩鄭箋以爲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今據焦氏所言詩義蓋女適異國而不見答故欲復其邦族也

我行其野

言採其蓄

易林巽之豫黃鳥採蓄既嫁不答念吾父兄思復邦國補

喬樅謹案毛詩言採其遂釋文云遂本亦作蓄據易林言黃鳥採蓄是三家文皆作蓄曹植七啟云霜蓄露葵李善注曰毛詩我行其野言採其遂遂與蓄音義同也焦氏說本齊詩以我行其野與黃鳥爲一時事故並舉之如六月采芑吉日車攻之例也

斯干

喬樅謹案漢書翼奉傳云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乃上疏言宜東徙成周遷都正本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必有五年之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注引斯干之詩爲證攷劉向楊雄諸家所稱魯說皆以斯干爲宣王儉宮

室之詩蔡邕又舉斯干詩以證遷都之事並與翼奉說合然則此詩魯齊同義矣

乃占我夢吉夢惟何惟熊惟羆惟虺惟蛇大人占之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漢書藝文志眾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詩載熊羆虺蛇

虺眾魚旐旟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班昭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子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補

喬樅謹案曹大家女誡首章剏述此詩之義皆據齊說也

無羊

牧人乃夢眾惟魚矣旐惟旟矣大人占之

漢書藝文志詩載眾魚旐旟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

喬樅謹案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說眾乃螽字之省馬瑞

辰亦以說文蜃爲蚌之或體公羊文二年雨蜃于宋何休解詁曰蜃猶眾也蜃卽蝗多爲魚子所化埤雅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逢旱日暴率變飛蝗若雨水充濡悉化爲魚是其證也此詩牧人夢蜃蝗化爲魚故爲豐年之兆眾惟魚矣與旐惟旐矣相對成文

節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補

喬樅謹案此詩三家皆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語盧辯注云此小雅節之四章盧蓋據三家文也左傳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稱節惟毛詩連南山爲文耳董子說以節爲刺周大夫爭田之詩是齊義與毛氏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禮記大學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 補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與董子義同赫赫師尹二句又見緇衣篇

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節視也義與毛殊今據董子山川頌言成其高云云引節彼南山爲證是齊說亦以節爲高大之貌也

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爲太師之官也言居位甚高備爲眾庶所瞻仰

喬樅謹案伏理以齊詩授成帝見後漢書伏湛傳

漢書敘傳民具爾瞻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望而乃不爲善乎深責之也補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用齊詩義師古漢書注亦據舊解述齊詩之說故詞意略同

後漢書鄧顯拜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補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鹽鐵論散不足篇孔子讀史記喟然嘆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天方薦嗟

說文田部嗟殘蓋田也詩曰天方薦嗟補

喬樅謹案今本說文作嗟殘田也玉篇田部同蓋字叚氏據集韻類篇補之說文引詩兼採三家此所引作薦嗟字與毛殊毛詩釋文瘥下不載韓詩異文則韓同毛也殘蓋田之訓蓋本齊詩據此足與董子爭田之說互相證明

尹氏大師

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漢書律厤志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言尹氏居大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補

喬樅謹案鈞毛詩作均傳訓均爲平也均鈞古今文之異史記周本紀引書呂刑其罪惟均作惟鈞魏大饗碑夏啟均臺之饗鈞作均是其驗已師古注云執持國之權量與毛義異蓋本舊註齊詩之訓天子是毗句又見漢書敘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盧辯注小

雅節之四章殆近也 補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鄭注傷今

禮記緇衣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鄭注傷今

無此人也成邦之人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

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用齊詩義與箋說不同周官八成有以

版圖聽人訟地者齊家以是詩爲刺大夫緩義急利爭田成

訟故傷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毛詩作誰秉國成

無能字

四牡項領

易林噬嗑之婦妹項領不試 補

嘉父作頌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嘉父列中上嘉父毛詩作家父魯詩文

與齊同

正月

正月繁霜

易林晉之蹇正月繁霜 補

喬樅謹案毛傳正月卽夏之四月鄭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

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馬瑞辰曰按漢書五行

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

貧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

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

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今攷此詩首章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章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五章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是聽之不聰也三章曰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十一章曰念國之爲虐末章曰天天是椓是失在急虐也三章曰念我無祿又曰于何從祿末章曰民今之無祿見其極貧也而首章言正月繁霜鄭箋以爲急恆寒若之異則信乎天人相感之理有不爽矣益聽屬水水主寒寒水氣也故聽不聰則水失其時而有恆寒之異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眾大也此皆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以繁霜爲訛言及不用賢所致其說益本韓詩喬

樅謂馬據漢志所引五行傳證明此詩正月繁霜之異其說甚碻其以劉向封事所言爲本之韓詩則非也攷漢志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又夏侯勝傳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是五行傳實傳自夏侯始昌與齊詩同一師法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即夏侯所推之傳向乃集而論之故漢書傳贊云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封事所陳皆本五行傳語非本之韓詩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縣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厤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

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㠯言王道之安危后蒼事夏侯始昌通詩禮翼奉又事后蒼治齊詩奉爲始昌再傳弟子其言齊詩始際皆推本五行以著天人之應鄭君此箋蓋用齊詩之說爲解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未不能勝凶咎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踖惟號斯言有倫有迹

哀今之人胡爲虺蜥

鹽鐵論周秦篇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

踖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故政寬則民親上政嚴則民謀主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補

喬樅謹案局踖魯詩作跼踖毛詩釋文於局踖下言局本又作跼局跼古今字之異說文走部云趜側步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趜與魯韓毛文異蓋據齊詩趜踖古相通用說文

疒部以痚爲古文瘠字是其明驗鹽鐵論作踖後人順毛改字耳又說文虫部云虺㠯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與鹽鐵論引同皆據齊詩也

荀悅漢紀王商論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

謂地蓋厚不敢不踖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閒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 補

喬樅謹案說文訓踖爲側步卽荀悅不敢投足之義今漢紀仍作踖字此後人順毛改之耳玉篇走部云踖小行貌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踖攷說文足部云踖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踖許氏踖踖兩引詩語蓋兼採三家異文玉篇踖下引詩卽本之說文顧野王不見齊詩故以詩踖字爲今作踖也蜴作蜴者亦後人順毛改字毛詩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氏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卽蜥之或體

易林坤之師謂天蓋高 補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謳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讀號爲呼號之號董子以號爲名號與箋義異據此知齊詩之義蓋以局踖于訛言之相誣陷嫉時是非倒置邪說害正故陳此義以爲刺也董子又云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讒已說皆本之此詩迹毛詩作脊蓋古文

之叚借故傳訓脊爲理玉篇迹跡也理也倫亦與迹同義說文倫一曰道也小雅迹道也荀爽易注云綸迹也是倫又與綸通

後漢書左雄上疏曰詩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補

喬樅謹案尒疋以虺爲蝮虺蜴皆有毒能傷害人故畏之左雄此說本齊詩之訓與鹽鐵論政嚴云語意正合鄭君詩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別爲一義與此說異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補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據齊詩說與毛詩傳箋義異尒疋釋言仇仇傲也郭注以爲傲慢賢者攷廣雅釋言扤扤緩也王氏疏證云集韻扤扤緩持也扤扤通作仇仇緇衣注言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與廣雅同義蓋本于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三復詩詞則緩于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義爲疏矣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漢書敘傳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補

喬樅謹案此亦本詩義爲說以王氏比之禍水也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易林大畜之姤赫赫宗周光榮衰滅補

文臨之小畜褒后在側屏蔽王目搔擾六國補

漢書敘傳宗幽既昏淫於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補

班固幽通賦震鱗紛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周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文選注師古曰謂褒姒也補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易林泰之同人多載重負捐棄于野予母誰子但自勞苦師姤同補之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鄭注孔甚也昭明也補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鹽鐵論誅秦篇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補

喬樅謹案漢書武帝紀引詩文同

婚姻孔云

易林咸之无妄婚姻孔云睽之家人同補

十月

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補

喬樅謹案孟康說五際稱齊詩內傳云知其所習爲齊詩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申動于兒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主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毛詩正義

後漢書馬嚴上封事曰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補

喬樅謹案嚴爲文淵兄子文淵習齊詩則嚴承其家學亦當爲齊詩也

又郎顗上封事曰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補

又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變不虛生各以類應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

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 補

喬樅謹案孝公說十月之交詩與齊家諸說大旨並同是亦一習齊詩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後漢書左雄疏曰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

荀悅漢紀六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 補

喬樅謹案告魯詩作鞫鞠亦告也見玉篇告鞠一聲之轉故通用齊韓與毛文同曷疑不之誤諸所引詩皆作不字

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 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傳是齊詩之傳也司馬彪續漢志言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續父馬嚴爲援兄子伏波父子並習齊詩季則當亦傳其家學也

爌爌震電不寧不令

詩含神霧曰爌爌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 初學記二十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五

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詩所謂爌爌震電不寧不令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補

喬樅謹案李尋說詩與翼奉丁鴻義同皆齊詩之學也

後漢書郎顗上封事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

須雷而解資雨而潤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
動於冬當震反潛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
則當反作其時無歲補
喬樅謹案開元占經一百二引京氏曰人君承用節度卽雷
風以節之暴行威福則雷霆擊人足證此詩所言是應刑政
之太暴卽顚之說義亦猶是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
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毛詩正義
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
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

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
此詩所謂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
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補
喬樅謹案齊詩四始以水爲首卽李尋之說所本也
易林晉之困高岸爲谷陽失其室補
又明夷之比深谷爲陵衰者復興補
皇父卿士皮惟司徒家伯惟宰仲術膳夫掫子內史棸惟趣馬
蔕惟師氏
漢書古今人表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仲術內史
掫子趣馬棸師氏蔕並列下下補
案古今人表以皇父卿士諸人列幽王褒姒之後與齊說不

合錢詹事大昕以爲中有傳寫錯亂非其舊也人表史通以爲馬續撰隋志以爲曹大家撰

喬樅謹案此所引皮術撮萬皆齊詩之文故與毛異惠氏棟云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云設披注言今文皮樹爲藩今文皆爲藩鄉射禮皮樹中注言古今人表云太宰冢伯是冢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喬樅謂冢伯是家伯之譌家氏姓也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是其明證術與述同古又通作允亦通作聿禮記祭義而術省之漢張表碑方伯術職此古人以術爲述字詩文王聿修厥德傳云聿述也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厥德

詩大雅聿懷多福箋亦云聿述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作允懷多福皆術允古通之驗又漢書五行志注引詩檿惟趣馬蓋據舊注齊詩文而古今人表仍作蹶此後人轉寫順毛改字宜爲訂正萬魯詩作踽見潛夫論本政篇

易林萃之蒙家伯爲政病我下土補

又漸之井家伯妄施亂其在官補

喬樅謹案此言家伯爲政足見宰爲太宰非宰夫矣先鄭司農周官宰夫注引詩家伯惟宰謂此宰夫王肅述毛以宰爲小宰皆與齊詩義異

刿妻煽方處

申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蔑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
並毛詩
正義
案毛詩豔妻煽方處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此篇
刺厲王豔妻厲王后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
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正義云中候
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
此知非褒姒也孫毓毛詩異同評云竊以褒姒龍齒之妖所
生褒人養而口口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
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鄭箋
於義爲安今攷書緯與詩緯多主齊詩說此篇毛韓詩作豔
魯詩作同則作剡者齊詩也正義以皇父家伯仲允蓋與后

同姓剡按剡姓周有剡子三代後尚有剡姓元有剡韶見仇
氏萬姓文星明有剡崇武官教諭見口口金石志剡姓可稽
者如此
後漢書左雄上疏曰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
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
案雄疏上言幽厲下不宜專指褒姒褒豔當作褒剡猶谷永
之稱褒閻也閻妻本出魯詩詳見漢書谷永傳顏注剡妻見
於中候本出齊詩學者多聞豔寡聞剡故後漢書因依毛詩
改爲豔而不知剡字之本于齊詩也
無罪無辜讒口嗜嗜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易林乾之臨疾悲無辜背憎爲仇蒙之革謙之復
恆之艮同　襍

又解之節下民多孽君失其常補

喬樅謹案毛詩蹶蹶釋文云韓詩作嶡嶡魯詩亦與韓文同見劉向引詩知三家今文皆作嶡又毛詩噂沓釋文云說文作傳云聚也攷說文傳噂二字皆引詩則作傳者亦三家之異文

昊天

易林乾之臨南山昊天刺政閔身蒙之革謙之復恆之艮同補

喬樅謹案此詩篇名毛敘作兩無正韓詩亦與毛同今據易林說則知齊家卽以昊天爲篇名取首句浩浩昊天之語也或據易林譌本昊天作旻天以下篇小緡當之其說非是第五句昊天疾威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釋文云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陸孔所從本各異而孔說爲長是昊之作旻易以形近致譌焦氏以南山昊天二詩對舉南山卽指節彼南山之詩下句刺政閔身刺政承南山而言謂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也閔身承昊天而言謂若此無罪薰胥以鋪也

不慮不圖

漢書敘傳不圖不慮補

喬樅謹案不毛詩皆作弗魯詩文與齊同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薰胥以鋪

鹽鐵論申韓篇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補

喬縱謹案此引詩作淪胥是後人改從毛詩非次公之舊文也據漢書晉灼注知齊魯韓皆作薰胥

漢書敘傳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

喬縱謹案毛詩淪胥傳云淪率也帥率字通是毛與三家文異而義則同也

小緡

謀猷回穴

班固幽通賦畔回穴其若茲兮曹大家曰回邪也穴僻也補

喬縱謹案文選幽通賦回作迵李善注引韓詩曰謀猷回穴又潘岳西征賦事迵沈而好還李善亦引韓詩曰謀猷回沈

攷毛詩釋文云回遹音聿僻也韓詩作鴃義同然則李善注非也孟堅用齊詩漢書載幽通賦作回穴是齊詩之文安仁西征賦作迵沈蓋本魯詩李善不見齊魯二詩故皆引韓詩爲證意以回迵字同穴沈並爲鴃之異文耳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禮記緇衣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注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補

漢書藝文志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鹽鐵論復古篇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

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 補

班固幽通賦迺先民之所程 補

或恝或謀

漢書敘傳或恝或謀 補

喬樅謹案恝毛詩作哲傳以明哲爲訓與齊詩字異攷說文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恝或从心又心部恝敬也从心折聲則恝哲二字義各不同哲或从心此古人假恝爲哲字耳師古不知恝字本齊詩引鄭箋言有知者有謀者爲解與班固語意不合敘傳云叔孫奉常禮義是創或恝或謀觀國之光禮義卽禮儀謂通創漢代之禮立一王之儀也通傳言通爲朝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則以恝訓敬與孟堅引

詩之意始合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鹽鐵論詔聖篇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 補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皆有此心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念昔先人爲異

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 補

喬樅謹案祭義下云文王之詩也孔疏以爲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亦得爲文王之詩攷毛傳訓先人爲文武則明發不寐二語卽陳文王之德禮記云文王之詩猶云詩言謂文王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易林小畜之大過中原有菽以待饕食補

喬樅謹案豫之革作以待雉食雉字疑誤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禮記中庸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補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大戴禮立孝篇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補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易林同人之未濟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我孔明補

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鹽鐵論五刑篇法令眾人不知所辟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政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補

漢書刑法志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補

喬縱謹案服虔云鄉亭之獄曰豜豜卽豜字毛詩作岸古文之假借韓詩文與齊同握粟出卜者按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繫傳引詩握粟出卜謂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則粟蓋所以酬卜耳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曹大家曰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皆敬愼之戒也 文選十四補

小弁

易林頌之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爲 中孚

之井家人之 謙同 補

又豐之鼎讒言亂國覆是爲非伯奇流離荼子憂哀 毖之觀同 補

喬縱謹案易林語與漢書傳贊合皆據齊詩爲說

漢書馮奉世傳贊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興也

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案詳玩此贊文義小弁句承伯奇言離騷句承屈原言蓋舉首尾以包中二人也否則文法偏枯矣據此班亦以小弁爲伯奇作班用齊詩是三家同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禮記月令鄭注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補

心之憂矣既涕隕之見上

巧言

易林隨之夬辯變白黑巧言亂國大人失福君子迷惑補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禮記表記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鄭注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補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餤徐本作鹽攷郊特牲而鹽諸利注鹽讀爲豔正義云鹽豔聲相近十月之交豔妻尚書中候作剡是聲近通假之驗

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禮記緇衣小雅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鄭注匪非也邛勞也

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補

喬樅謹案恭毛詩作共釋文云本又作恭禮記釋文止恭爲共字又載皇本作躬云躬恭也

秩秩大猷聖人謨之

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猷令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當謨先聖人之道文選注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漢書注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云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喬樅謂師古引巧言詩爲證正作大猷此據舊說所引齊詩之文班用巧言之篇非用小緡也李善說非是猷繇古通禮記檀弓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秦

人猶繇聲相近爾雅釋詁繇喜也注引禮記曰詠斯猶卽繇也古今字耳謨毛詩作莫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案爾雅釋詁漠謨同訓爲謀後漢書文苑傳注引詩亦作聖人謨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春秋繁露玉杯篇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忖本又作寸馬瑞辰曰說文無忖字忖度卽扗剫之段借說文扗切也剫判也廣雅扗斷也漢書元帝紀分扗節度扗度謂代爲判斷之如切物之度其長短也玉藻瓜祭上環鄭注上環頭忖也釋文忖本又作扗切也是忖卽爲扗之證古亦省作寸漢書律志寸者忖也是也爾雅本謂之剫郭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剫之今左傳作度是度卽爲剫之證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易林謙之益狡兔趯趯艮犬逐咤 未濟之師 同 補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文異而義同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易林師之乾一簧兩舌佞言諂語 補

喬樅謹案坤之夬作妄言謀訣並字之譌

彼何人斯

班固敘傳彼何人斯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讒人也其

一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賤而惡之也 補

何人斯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禮記表記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鄭注言人有所行當

慙怖于天人也 補

喬樅謹案陸氏釋文所據毛詩本愧作媿字孔氏正義本作

愧

巷伯

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鄭注巷伯詩篇名也 補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詩氾厤樞曰箕爲天口主出氣 書正義史記天官書索隱 補

喬樅謹案史記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索隱云宋均曰敖

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故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又

曰惟南有箕載翕其舌是箕有舌象讒言也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禮記緇衣鄭注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補

喬樅謹案讒人毛詩作譖人齊詩文與韓同

荀悅漢紀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 補

寺人孟子

漢書馮奉世傳贊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

一宮刑作巷伯之詩也補

又司馬遷傳贊小雅巷伯之倫補

又古今人表寺人孟子列中之上張晏曰寺人孟子違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補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遺說攷七

齊詩小雅三

谷風

無木不萎

禮記檀弓鄭注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補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萎本又作委同紆危反注同

蓼莪

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後漢書陳忠疏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周室陵遲禮

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補

喬樅謹案陳忠疏言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經服事吕赴公難退而致位吕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引詩蓼莪云云此據齊詩之說與大戴禮用兵篇引詩義同忠於春秋稱公羊說亦齊學也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瓶之罄矣又窒空也引詩餅之窒矣罄字作窒此三家詩之異文罄古文作磬故罄窒字亦通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大戴禮用兵篇詩云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辯曰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于兵革之詩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上一句無矣字

大東

易林復之兌賦斂重數政爲民賊杼柚空虛去其家室 否之豐晉

之復同
補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云賦斂重而譚告通易林說與之合是齊魯義同

漢書古今人表譚大夫次屬王世 補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 補

杼柚其空 見上易林 補

後漢書陳忠疏曰杼柚將空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柚本又作軸攷說文杼機持緯者滕機持經者段氏注云淮南氾論訓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捆形禦寒勝者滕之假借字小雅杼柚其空滕即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俗作柚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詩氾厤樞曰織女內正紀綱開元占經補

喬樅謹案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成衣立紀故脊制成文繡應天道

易林小過之比天女踞牀不成文章 補

喬樅謹案大畜之益踞牀作推牀餘並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易林大畜之益南箕無舌飯多沙糠小過之比同 補

四月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易林大有之賁作此哀詩以告孔憂 補

東有啓明

大戴禮四代篇詩云東有開明 補

喬樅謹案開明毛詩作啟明爾雅作扃明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篇云案說文扃从戶从口開也啟从支扃聲教也明星義

取于開依字當作启喬樅謂毛詩古文假啟爲启字三家今文並當作启爲正孔氏廣森云大戴禮引詩作開明或漢避孝景諱改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易林夬之解登高望家役事未休王事靡盬不得逍遙鼎之困同

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班固明堂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補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三家今文皆作普濱毛詩作濱攷漢書王莽傳中引此詩四句字作濱又白虎通封公侯篇及喪服篇兩引此詩亦作濱盬齊魯文並不從水旁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鹽鐵論地廣篇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盬齊詩故傳之文也以賢爲勞與孟子書及毛公義合鄭君詩箋趙邠卿孟子注並以賢爲賢才從魯詩之訓也補

或棲遲偃仰

後漢書郎顗拜章曰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補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易林井之大有大輿多塵小人傷賢皇父司徒使君失家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今據易林言皇父司徒使君失家則齊詩之說或以此詩爲刺厲王時也

小明

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故一人行而鄉曲悵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補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記表記小雅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補

喬樅謹案詩箋訓穀爲善言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記注用齊說與詩箋義異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大戴禮勸學篇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補

禮記緇衣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補

春秋繁露祭義篇詩曰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靜共爾位好是

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 補

喬樅謹案春秋繁露引詩作毋常安息毋無古通漢人避孝文諱故改恆之字曰常也靖韓詩作靜恭毛詩作共此引詩作靜共蓋後人轉寫亂之耳

鼓鍾

尚書中候握河紀鄭注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 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中候多齊詩說如擿雒戒言剡者配姬以放賢是其明證他若契握言元鳥翔水遺卵娀簡拾吞生契封商稷起言蒼耀稷生感迹昌皆與詩緯合鼓鍾之詩毛敘以爲刺幽王鄭注中候云昭王時者鄭時未見毛詩據齊詩爲說也

淑人君子

漢書傳贊淑人君子 馮奉世傳又循吏傳補

以雅以南

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南南夷之樂也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補

喬樅謹案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鄭君注亦引此詩以雅以南二語爲證正義引白虎通云樂元語曰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詩正義亦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其實一也

後漢書陳忠奏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

故詩云以雅以南𣏌任朱離李賢注毛詩無𣏌任朱離之文
葢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陳禪傳補
喬樅謹案陳忠說與白虎通畧同惟彼文朱離作朝離𣏌作昧爲異攷尚書大傳言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象物生育離根株也朱卽株之省文陳忠葢連引齊詩故傳語以證此詩之南卽四夷之樂所謂任者是也

楚薠

楚楚者薠

禮記玉藻鄭注采齊當爲楚薠之薠補

喬樅謹案楚薠是齊詩之文魯作薺毛作茨韓詩文與毛同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易林乾之師倉盈庾億宜種黍稷年豐歲熟民人安息比之師坤之恆詞意畧同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王氏念孫曰易林言倉盈庾億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意或作億又作臆說文云意滿也方言臆滿也郭璞注愊臆氣滿也漢書賈誼傳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臆並與億同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持滿億盈是億卽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盈與逞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詩言我庾惟億猶云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易林乾之旅薦栗犧牲敬享鬼神神嗜飲食受福多孫補

獻酬交錯

班固東都賦獻酬交錯補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記坊記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鄭注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補

喬樅謹案詩箋以笑語卒獲爲古者於旅也語與記注義異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易林臨之蒙白茅醴酒靈巫拜禱神嗜飲食使君壽考補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易林乾之旅神嗜飲食受福多孫補

信南山

易林比之需黍稷醇醴敬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降黎庶蕃殖獨蒙福祉補

喬樅謹案觀之坎後二語作獨蒙福力時災不至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易林小過之漸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獻進皇祖曾孫壽考補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

鹽鐵論誅學篇郊祭之牛食養彘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補

甫田

或芸或芧黍稷儗儗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㠯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其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㠯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芧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芧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或耘或耔釋文云耘或作芸案周禮甸師疏亦作或芸或芧通典芧作耔說文耔雝禾本从禾子聲集韻引沈重云耔壅禾根也通作芧儗儗毛詩作薿薿白帖引作

薿亦三家之異文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漢書郊祀志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補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易林復之師京庾積倉黍稷以興補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

易林坤之革螟蟲爲賊害我五穀補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漢書食貨志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駱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案毛詩釋文云有渰漢書作駱今漢書同毛作淹據厚齋詩

攷載食貨志已作淪字則王氏所引非漢書善本也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又詩釋文云興雨如字或作興雲非也盧氏文弨云案顏氏家訓始謂興雲當作興雨而陸氏釋文從之趙明誠金石錄載無極山碑有曰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知漢以前本皆作興雲顏氏但以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豈諸書皆可廢乎喬樅謂靈臺詩約舉詩詞耳如以證此詩興雲爲興雨之誤則亦將以上句習習和風證詩谷風爲和風之誤耶況班撰食貨志引詩作興雲祁祁尤足爲顯證顏氏疏於攷據而陸孔從之過矣

鹽鐵論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邱陵高下皆孰詩曰有淪萋萋興雨祁祁補

喬樅謹案桓次公用齊詩引大田文當與食貨志同今本黽作淪淒淒作萋萋興雲作興雨皆後人轉寫依毛詩改字耳後漢書左雄上疏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淪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補

喬樅謹案左雄用齊詩今本後漢書雄疏引詩文與齊異亦出後人所改也

漢書蕭望之議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禮記坊記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鄭注言

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補

儀禮聘禮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穡名也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穡補

春秋繁露制度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穡伊寡婦之利補

鹽鐵論錯幣篇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補

禮記曲禮鄭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方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

各祭其方之官而已補

瞻彼洛矣

鞗琫有珌

漢書王莽傳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鞗琫有珌是也補

桑扈

君子樂胥

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補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傲匪傲萬福來求

漢書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傲匪傲萬福來求

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罰爵徒觩然而已

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儌儌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儌謂儌倖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儌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補

喬樅謹案匪儌毛詩作彼交臧氏琳云交爲絞之省絞儌古通當從仲援說盧氏文弨云案左氏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傳作匪交匪敖匪亦有彼義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預云匪彼也喬樅謂漢志據齊詩故文與毛異詩箋云彼彼賢者也賢人與人交必以禮亦與漢書注解不同鄭君蓋述毛詩之義

鴛鴦

君子萬年

易林隨之遯君子萬年補

頍弁

有頍者弁

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綴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辟名薖爲頍補

喬樅謹案續漢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毛傳云頍弁貌則不以頍爲薖名其說與此異

車舝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鄭注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 補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今毛詩行止不作之字與陸所見本異

鹽鐵論執務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 補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易林豫之困青蠅集藩君子信讒害賢傷忠患生婦人 補

喬樅謹案藩毛詩作樊傳云樊藩也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

老茂引詩止于藩而昌邑王傳襲遂引詩作至于藩史記滑稽傳藩作蕃皆三家之異文困學紀聞云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喬樅謂此三家之說未可厚非實之初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又作抑戒以自儆其詩並列二雅則於魏武公信讒之刺列諸小雅又何嫌焉

又離之解青蠅分白貞孝被逐 補

又革之解馬蹄躈車婦惡破家青蠅污白恭子離居觀之隨同 補

又豐之咸腐臭何在青蠅集聚變白爲黑敗亂邦國 補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贊詩歌青蠅 補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漢書敘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 補

賓之初筵

易林大壯之家人睽觴飲酒未得至口側弁醉酗拔劍斫怒

武侯作悔 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詩敘以爲衛武公刺時韓詩敘則云衛武公悔過也今據易林言武侯作悔是齊詩之說亦與韓同

肴覈惟旅

班固典引肴覈仁義之林 補

肴骨曰覈詩曰肴覈惟旅 補

喬樅謹案孟堅所用是齊詩之文伯喈所引是魯詩之句然則知齊魯詩同作肴覈矣一本詩云有善曰二字非也毛詩

作穀核與齊魯文異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漢書吾邱壽王傳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貴中也 補

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 補

喬樅謹案吾邱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則其稱詩亦當爲齊學也此章毛傳云有燕射之禮鄭箋則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今據吾邱壽王說明以此詩爲大射之禮知鄭箋云云蓋從齊詩之義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鄭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爾或爲有

補

側弁之俄

易林井之師側弁醉客補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儀禮鄉射禮鄭注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立監使視之又助之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與記注義異然立監史以察儀法正欲防飲酒之失禮者也記注之義於詩意爲合馬瑞辰曰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御史即詩所謂或佐之史是也古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惟老者

有乞言之典更佐以史少者則否故云或佐之史監以察儀史以記言下文云式物從謂無俾大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乞言於老者而勉以愼言之詞也

魚藻

魚在在藻

班固東都賦發蘋藻以潛魚李賢注詩小雅曰魚在在藻補

采菽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補

儀禮覲禮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易林復之家人萬福攸同可以安處大畜之大壯同補

易林坤之困和謙致樂君子攸同補

角弓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禮記坊記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鄭注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也瘉病也補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禮記坊記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鄭注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補

易林升之需商子無良相怨一方引門交爭咎以自當補

喬樅謹案據易林言商子無良云則詩所謂受爵不讓以至于亡者蓋指商子而言也

老馬反爲駒

易林家人之小過老馬爲駒補

毋教猱升木

易林泰之蠱敏捷勁疾如猿升木補

都人士

喬樅謹案禮記緇衣載都人士首章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左傳襄公十四年引詩行歸于周二語服虔注

曰逸詩也賈子新書等齊篇云狐裘黃裳萬民之望卽用禮記緇衣文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言野人之服也補

班固西都賦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補

垂帶如厲

禮記內則鄭注詩云垂帶如厲補

喬樅謹案此齊詩文也毛詩如字作而鄭君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蓋據齊詩爲說內則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攷說文云裂繒餘也帶以繒爲之垂其餘以爲飾故詩言如裂耳

采綠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後漢劉瑜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言瑜少通經學尤善圖讖天文厤算之術其所習詩當爲齊學攷周官九嬪注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鄭君引孔子云云出孝經援

神契文緯書多用齊詩瑜所謂天地之性陰陽正紀即援神契天明地理及陰契制之義說本齊詩無疑也鄭君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然據王度記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則五日之御亦可通乎天子內則所言妾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承上文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此則據妾而言並非專指諸侯之制疑又當通乎大夫以下也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王肅以爲大夫以下之制箋以五日六日謂五月六月之日義與毛異

隰桑

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表記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注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補

喬樅謹案瑕毛詩作遐傳訓爲遠與齊詩說異鄭君箋詩訓謂爲勤亦與記注解殊攷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卽引此詩爲證與表記言事君欲諫不欲陳亦引此詩同意皆以謂爲忠告之善是齊詩之說所本也

縣蠻

縣蠻黃鳥止于邱隅

禮記大學詩云縣蠻黃鳥止于邱隅鄭注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補

喬樅謹案緝蠻毛詩作綿蠻魯韓文皆與毛同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補

漸漸之石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漢書天文志曰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補

喬樅謹案文選七命注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

離于畢者雨與天文志說同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

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孔氏詩正義以

爲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是由己所

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荼之華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易林中孚之訟牂羊墳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補

喬樅謹案墳首毛作墳首文與齊異又毛詩在罶釋文云本

又作罾按作罾者三家之今文毛傳訓罶爲曲梁則文不得

作罾也罶謂屋罶三星在罶猶唐風綢繆云三星在隅三星

在戶據時所見爲言耳 補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易林蒙卦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室家分離悲愁於心 補

喬樅謹案詩箋云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糵者將生必元於此時也兵猶復行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正義曰釋天云九月爲元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詩曰何草不元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考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元色孫炎之言謬矣胡承珙曰據易林云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則焦氏明以草元爲物衰之候非初春始生之謂以經文先黃次元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元也喬樅謂焦氏易林用齊詩孫注爾雅用魯詩魯齊說同以草元屬秋冬之候義與毛異蓋各守其師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千百四十四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寅校